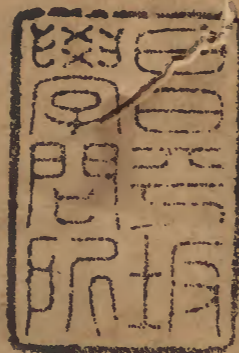


名山藏

列女記三臣林雜記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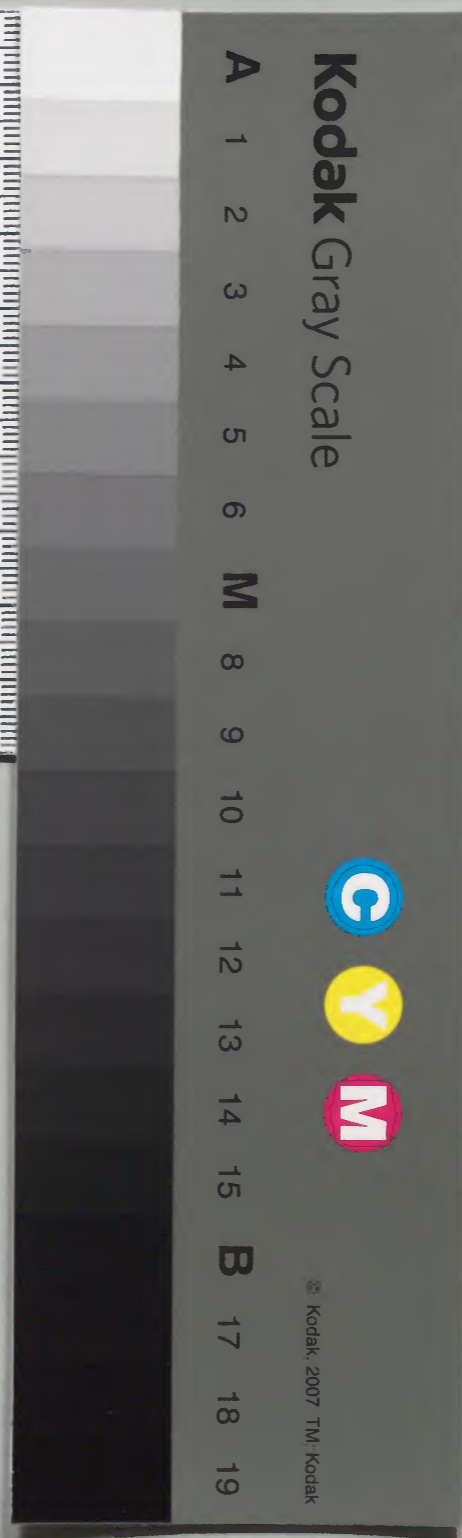
三十五



漢書門			
二	二	二	九
九	〇	九	〇
四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九
六	〇	九	〇
函	冊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9	
冊數	40	(35)	
函號	286	77	



名山藏卷之

晉江河喬遠 譔

列女記

淺草文庫

范氏

徐妙錦

郭真順

高妙瑩

李氏

宋氏

韓氏女黃善聰合傳

陳氏妾

林淑圓

蘇氏

胡盧

朱靜庵

李淑人

黃氏

戴綸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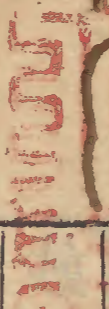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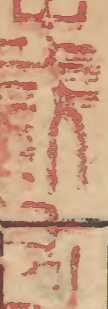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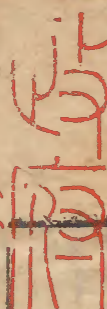
張氏

徐德英

吳扶陽

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召為女史授孺人

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爲寨主真順語伯玉曰吾
觀寨衆皆矜能輕敵必敗事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
久之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
多務積粟真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
絢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真順請伯玉
引索貫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鹵也恣其行寘不問
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
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悉
誅真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并言寨人無逆狀俞
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

後池子三碛彥敬礪彥作礪彥器分授之三經坐而
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遍數誦雖如流必錢盡乃已
後皆以儒徵彥敬仕棲霞令彥器終朝列大夫真順
卒年百二十五歲遺命喪不供佛祭不焚楮子孫遵
行之彥敬妻曰莊氏國初賊起時鄉人共竄入宥莊
有難色彥敬強之曰不入且虜與其及也莊曰男女
無別生不如死立引刃自裁彥敬義之大慟仰天誓
不復娶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彥敬鰥終身

郭真順
俞將軍

引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淡
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群
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洒向江南作晴雪潮陽
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名山苑 卷之
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
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
恩金印斗大龜龍文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
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
萬隴雲蓂龍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
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為
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
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高妙瑩字叔琬解開之妻縉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
州元末世風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邸悉通經
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筭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
舅姑孝謹與開相敬如賓元末舅氏解子元起兵攻
賊為賊所執死之而若鳳亦攻賊廣中中流矢死兄
鏗鉅銓皆以舉義兵死於軍外內家屬流離妙瑩喪

葬合禮絕葷逾三年時亂離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
文杜詩授縉與其兄綸為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
時日無所遺謬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
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汝曹永訣
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
枯株體魄如遺送葬備物於亡無益金珠寶貝更能
為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依近地素衾結髻
樸棺深隧遂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
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即其兄鉅也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氏上言

妾夫父母生夫一身貧病之境逼於桑榆妾夫坐刑舅姑必死妾請代天子嘉其意釋之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為閩州守失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守坐累死家人皆遣戍金齒衛宋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以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養其姑

郵壁詩

堪投宿手扶親姑憇茅屋抱薪度地暫鋪攤支願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上千戶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甦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閩闔泥金捷報來掀騰承恩榮除閩州守飄然書

解直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若相攀察院來捉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微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辨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亡何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斂鈔殷勤餽行李零丁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勸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紛紛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閨門內遠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闌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牀新刺雙蝴蝶坐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

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
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
未經數十口盡殞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
驢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
古來節義難重陳扶日截鼻肝膽真嗟哉風俗日頹
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澹如水寧受饑寒不
受耻幾迴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
夫存念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
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
能語道傍聞者摠懷酸隔嶺哀猿叫何許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
懼爲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旣被擄爲兵卒從
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逅其叔父乃贖
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於成都之尹氏
成都人稱爲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

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攜
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爲業衣之小兒衣以便
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
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粥販同
臥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溲溺必暮夜踰年與偕
歸突然筭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
驚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
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分明則
妹甘死姊名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
聰爲婦人救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卽以妻

之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三廠驚異遂勸爲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新會李宗長妾陳氏宗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也宗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飄零陳謹收其譜籍券契攜子女出傭餬口天下既定遂還居宅逐佃作治生宗長世業不失尺寸而宗長子若孫尊陳爲母陳不敢居也家有祭若宴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氏有功於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歛我也以布奠我也於廡下瘞我也於老孺人之墓足粵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焉人而知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風矣

林淑圓莆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圓方七歲擊登門鼓訴冤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飯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拯母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驟攻廣城興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率軍人婦授兵登陴皆益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軍胡盧桂陽人都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蒸家門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癘疾不可近

名山藏 卷之
盧親與湯藥夜爲虔禱族孫疾以瘳正統己巳虜薄
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閩浙留盧京師或謂盧盍去
諸盧面叱之名諸子曰虜何能爲有不幸死君義也
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侈易流男未冠女未笄
不使識繒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
簪而已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間博覽群書酷嗜吟咏
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袞

李淑人安陽人尚書李鏊女參政崔陞妻禮部侍郎
銑母也父爲戶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邸聽石彪

曹欽之騶聲知其必敗從陞官京師二十年日令家
僮拾馬通自夾薪爨以助陞儉時時勸陞却饋遺之
物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陞出守
延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
漸也爲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矣
醉歸夜詈婢比曉召銑跪責之曰婢誠可怒何不待
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可酖詈乎見諸孫有華好衣
則責婦曰吾中年舉銑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
獨子於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求成子求母阻尚懼而
知耻子求母徇何弗爲也銑妻李亦有賢行事姑至

名山藏 卷之八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騾銑曰母嘗恨無
騾今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
未必喜餽銑大慙

林大輅妻黃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爲工部員
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
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蹠大輅偕同官蔣山卿何遵
疏掾曰罪不及臣臣實耻之疏入亦廷杖百下詔獄
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日夜焚香籲天祈大
輅免於罪而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
妻爲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入獄當廷鞫銅

拶鐵箠備極毒楚至斷指不承鞫者微諷之黃哭曰
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勿出宗
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
敢媿爲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不任刑
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
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輅嘉靖中
歷官都御史

戴綸妻佚其姓綸故客京師從娼邵金寶宿遊後爲
京營參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
無可寄委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委邵而屬之曰吾生

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
者盡子金也邵策綸日費以其餘結驩權門貴公
子益市少妓得錢展轉布置公子得綸金不貲竟因
以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遊擊而邵提金還
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俱之官綸妻聞之自家
中來爲高坐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荅
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爲夫子出
力乃在故遊娼妾不能爲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
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沈束妻張氏妾潘氏束嘉靖中自徽州府推官擢入
爲禮科給事中始至京則發憤欲訟相嵩擅權納賄
狀方有所待而言者洩於嵩嵩心銜之會總兵周尚
文卒其家上書請卹嵩素惡尚文無所往來寢不行
束疏尚文平生忠勇其卒也邊人莫不流涕身後斬
卹典非所以勸將來抑亦繇大臣以愛憎爲予奪無
體國奉公之義疏入嵩大恨世宗亦怒束庭杖之幽
繫之詔獄而繼束後上疏言嵩者凡三人其一人錦
衣經歷沈鍊其一人御史趙錦其一人刑部郎徐學
詩皆浙人也上旣久繫束嵩復惡浙中人不爲束上
言而久之嵩敗死又久之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訟

海瑞上怒下以尚獄乃始出束束繫獄十有八年矣始束入爲給事中急趨命則先獨身入朝而令張自後隨之此時束尚未子張買潘氏女爲妾與之俱及至則束下獄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公自審擇之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與張俱守京師日夜治女紅給束橐餽之費及嵩敗死時束父八十有七矣張伏闕上疏請代夫繫獄放束歸養三上不報則與潘治女工給橐餽如故及束出獄對張稱謝并謝及潘潘驚泣扶掖不敢當也束久繫有心疾歸而家益落身執爨令潘當夕隆慶

初復束官稍遷南通政皆不就家居十餘年竟卒無子亡何潘繼之山陰令徐貞明表之曰一門風節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善屬文適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孟母仇氏等贊及五言古近詩坎輓多病鬱鬱以死嘗作悼志賦其辭曰金天氏之遐颺兮迨烈祖乃肇聲昔遭世之紛濁兮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鷹揚兮實奠夏而穰狄爰帶礪於南服兮遂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濊兮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兮敦仁厚以式穀洎嚴君之揚華兮蓋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兮歲

上章吾以育顧薄軀之陋微兮具二氣之靈淑承家
世之儒風兮敢浮沉於流俗奉嚴慈之明訓兮竊前
脩之芳躅列圖史以鑑戒兮覽經書以自勗欽榘舟
之貞烈兮慕關雎之賢哲哀晨牝之禍國兮憫桑中
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徽音之莫續念盛年之
不再兮虞日月之逼促惟聖學之宏深兮懼寡陋之
弗格勵予志以力追兮恒昕夕而驚惕理雖微而必
究兮事何幽之罔燭吾又綴寶璐以爲佩兮紉明璣
以充禕集桂荃以爲裳兮索蘭茝以爲衣芳與澤其
雜採兮芬郁郁而馥馥羨棣萼之竝茂兮同厥志而
弗違進承歡於膝下兮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
古兮指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兮歲忽忽而若
馳倏玉枝之凋折兮又鴻鴈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
兮情睠睠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兮嗟性命之多否
疾疢軫其頻仍兮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兮
愁悄悄而莫支中膈臆之苦辛兮魂怔營而莫持悲
華年之難再兮悵素志之終違泝女子之生世兮雖
顯揚之罔恃試歷觀於今昔兮亦垂休於彤史或際
遇之赫煜兮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禕兮亦增
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祐兮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

之劬勞兮恩浩蕩而不訾曾涓埃之莫酬兮顧惟疾
而憂之中心感以忉忉兮神悵恍而飛颺惟天道之
昭昭兮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兮繫百艱而
備嘗抑吾愆之積稔兮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
自省兮余懷晰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兮淚浪浪
而沾裳稽往哲之儀履兮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
共姬兮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兮采胡烈而
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兮亦遘災而遭殃牛蹈道而
疾天兮蹠恣睢而壽康墜肆穢而獲考兮王履貞而
燔亡信玄理之可徵兮悵天道之茫茫心瞽惑而不
釋兮招靈氛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冥昧兮何邇鑑之
有常孰非仁而可蹈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
并得兮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旣以已矣余
何爲而獨傷具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迤邐而無當守
天衷之秉彝兮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
壽夭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徜徉苟余
心而日休兮雖沉痾庸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
兮增懷永歎愴中腸兮遵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
順樂未央兮

吳扶陽晉江人刑部主事何琚繼妻也父希淵伯父

長樂令希澄兄弟孝友以家法聞扶陽數歲見兄讀書輒守几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生爲女子然亦可以有所爲乎父異之使希澄教之名曰扶陽爲說所名義卽應曰大人微旨固欲兒副此名也父兄擇所歸以爲琚繼室時琚已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計年齡長少也毋謂吾家慕宦貴乎父兄以琚清脩吉士決意許之旣通盟琚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處變常終喪來歸琚羸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斂躬約飭誦文質義攝理之輔嚴於師友琚郎刑部公退輒勸以慎決捷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犴獄當一月

宿獄琚當次扶陽常以手劄問讀書疑義月滿琚還衾枕衣履簡帙筆研安置不移其初琚大服其謹靜琚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禱北辰日一食朝夕侍臨決許琚剪髮納琚褰中以殮斷一縑爲琚魂帛自藏其半衣履書冊推酌琚意奉尊給卑具有纖悉去之一月爲文祭琚復作書與內外親永訣曰爲人臣而滅義君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醜也自昔慷慨之士清貞之女皆舍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死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

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於黃泉與夫子相見庶
 幾栢舟令女吾目瞑矣琚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
 哭几筵尊卑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慎中為私
 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旌表吳氏予族
 母也去之五十年而予兒九轉為邑諸生夭亡予婦
 王承靜亦死殉之其事類吳氏

名山藏卷之二

晉江河喬遠 撰

列女記 二

韓太初妻劉氏

黃珍

夏氏陳淑真

合傳

郭丑

高裴二家節婦

海州侍小花

湯節婦

唐方妻丁錦奴

石孝女

趙康妻袁氏

黃三苟妻陳小奴

祥符六烈女

吳金童妻莊氏

俞烈女

李氏二女

杜元昭妻費氏

華亭二節婦

陳細秀

唐貴梅

張氏女秀

陡門婦

何氏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

趙一鳳妻陳氏

張四桂

鄧閨秀

成世華妻楊氏

劉粉兒

鎮撫張福妹

朱昱妾陳氏

潘聖姑

陶恒妻楊氏

史義姑

郭東山妻王氏

何雄二女

熊氏女

徐亞長

許希曾妻

張隆嬌

林淑溫

蔣氏

歐陽妙聰

山陰周氏女

范氏二女

張桂秀

江厚妻秦氏

侯節婦

譚貴妻何氏

周楞妻應氏

張貞女

興化

陷後節婦四十三人

董線娘

貢士游銓妻張氏

謝婦李氏

趙尚貞

胡氏

侯氏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為顯官國初徙和州奉母寧以南劉氏事之甚謹寧道墮傷劉刺臂血和湯以進寧愈道復病再進再愈抵和二年寧患風痺久臥暑月蛆生枕席劉取齧之便不復生驅拂蠅蚊晝夜靡懈後寧病危齧劉指與訣劉不悟復斬指血和粥進寧復愈寧卒遺命權厝以俟歸葬於新樂後五年弗得歸哀號如袒括之日事聞高帝召至厚賜之遣官為歸殯旌門復其家

黃珍寧海人郭仁壽妻尊事仁壽甚至仁壽談辯好客珍極意營集爲仁壽娛客不使見窘狀一日仁壽入台城歿旅舍珍聞慟絕數四靈車至庭撫棺一號仆地移刻布苫柩側臥不解衣者三月取石爲枕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請以木易之不許如是三年珍不直事夫謹在家事父母亦至孝

李宗頤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扼而欲汗之夏氏給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頤入國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宗頤博學宏詞南昌有十才子宗頤與焉與宗頤妻同時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真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友諒寇南昌淑真恥琴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此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明日友諒至赴東湖死

郭丑字道安六合人通詩書善持家隆冬盛寒篝燈持箴恒至夜半纂組烹飪不經師授悉精其能父彬絕憐愛之不肖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曰必力學玄往力學年十九竟妻玄玄間舉古烈女難之一一能稱述丑婦道旣脩姿容復美其舅有惡念丑彈

指曰人倫之變難以語人潛出沉河而死洪武十年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河清水潭上一日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

高裴二家節婦皆遼東人高本困始人從夫戍遼故亦居遼東洪武中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高帝訪問遼風俗名祖具對因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力抗不服右腕被斷死其妻劉氏擄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死之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藥師

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避難高麗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聖朝混一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有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混灘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塢所居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瘟死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陳祭辭柩自縊於屋西桑樹是皆臣耳目之所聞見上勤容稱歎卽日詔有司旌表

海州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成喪持服
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中採訪使上其
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朝例兵部侍郎徐宗實
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婦
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剜目截耳
亦無以加豈可與尋常守節比例同科朝論是其言
下郡邑旌之

湯節婦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人鄧林洪武
末林卒湯年二十五僅一女鄧族利其居址迫使歸
湯不可鄧氏之人遂質居於巨室張氏湯泣曰我守
夫骨於茲上當與同存亡奈何棄之卽欲自盡張義
而去之旣而曰鄧利吾財耳盡以家貲還鄧織維自
給所居荒野沮洳中患水者再寢處自如而是時湯
女已適人矣操舟來迎請至其家避水不許請暫憩
舟中亦不許曰吾守此六十年矣縱沒溺從汝父地
下甘心焉學士錢溥傳之曰宋伯姬不避火湯節婦
不避水生死不同同歸於貞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
死妻子當沒爲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
鬢錦奴擲梳地下子卒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爲計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從肩輿躍下投水中衣厚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棹至則死矣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沒繫京獄妻吳走依父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泯其屍時孝女襁褓耳旣長問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廟邪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期

已屆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雉經室中衆驚愕詰其母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爲父報讐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之罪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

趙一作嚴

永樂中康至興文閣

棧道墜江死袁聞計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不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竝于崖側詔書旌門

黃三苟陳小奴大婦家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苟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于門忽聞三苟爲虎所扼遂棄女于地手執門關迫至山足奮身號叫拽持夫足於虎口中提關擊虎虎驚疑去負三苟歸而三

苟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為女
御史有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衆擒迫以歸小
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奠亡夫燒除靈座卽復
來土豪從之奠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
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潭上屬
襁緜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爲収
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爲
土豪囑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祥符六烈女鄉人爲立廟於開封府之西門而李夢
陽爲之傳若贊六烈女者天順中有陳女年十八聘
楊瑄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
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曰必往寘死者懷中於是
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寘瑄懷葬焉後聞其父母
爲改聘自縊而死後五十二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
葬瑄求陳氏骨合焉葬三年而岐穀了瓜產其墓張
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傑病且死握其手
曰我死汝必更雖然善侍後人矣張泣自矢也傑死
謂棺匠曰大之夫性喜寬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
不棺棺成自經死高氏者夏永昌妻嫁三月而永昌
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所得

死曰水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語之曰汝今年十有九耳奈何乎死高氏曰嗟嗟母謂百年永耶等死耳竟縊死萬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決志引登樓與同臥起婦曰婦不食者數日矣饑渴甚請下樓而飲水既下遂縊死時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妻林病貧無以療賣衣辦湯藥夜顛天求代不得林死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刲股療母母死廬墓三年孝子有甥宿孝子舖而夜殺其鄰客盜其財於是孝子逮獄死屍出牆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曰夫爲孝子我不能爲節婦邪竟死夢陽贊曰貴非必

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氏甘心未家槁骸竟雙竝蒂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秉貞隕軀舍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跡揆心驗獨持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貍譬瓦全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于新會傭作劉銘家銘見莊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梁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殺之海中越三日莊見夫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物色其

衣服金也卽歸攜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沒時年三十
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感傷共
殯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人有司
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蚤亡母窘衣食欲改適烈女泣
曰不幸無父失母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
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怏怏不自得亡何母卒斌前
妻子遣婢潛說欲污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
將殺汝矣烈女曰吾寧不義生一日斌有他適前妻
子操刃卽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不能辱前妻子
遂刺殺之斌歸捕前妻子置之死而郡中大旱守何
文淵大禱縈不應曰郡有寃乎耆老以烈女事告文
淵大驚爲文往祭天立雨

李氏二女芮城人成化甲辰歲大饑二女年及笄天
姿秀懿父歿乏食鄰婦曰父箱篋中猶有粧奩可出
鬻也二女慚羞竟不出戶伏箱餓死閭里爲之嗟吁
生員杜元昭妻費氏平陸人元昭亡費年二十撫孤
樹節身不厭糠覈而奉姑極其敬順至賣衣供甘旨
人謂之曰衣得無盡乎衣盡何賣費曰姑存有限物
盡復來姑歿乃自縊而從之

名山齋 卷之二 十一
華亭二節婦者朱氏之婦一薛一翁娣姒也皆年二十餘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不許曰身事人者不可失也言許人者不可食也步而家門可望他家塵執而家釁可折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夫何求哉且鄰家如吾少而寡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至於老豈少也竟不受旌二節貞志既同娣姒之交終老如一

陳細秀金谿人父宣邁疾幾殆細秀年十四禱天求代或語細秀縣中軍山懸崖千仞有疾者捨身崖下則愈細秀偕祖往既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緣下至深谷聞語聲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

唐貴梅貴池人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百端弗聽至繼以炮烙體無完膚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夕易袿襦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

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大慟哭親黨咻姑曰生以不孝訟之死稱嫗心又何慟哭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楊慎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明年病死女聞訃易服悲哀若已嫁者葬之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卽尹氏執喪舅姑不忍也勸之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疾甚亟歸省宋思鹿羹潛割股作羹進之宋疾以愈

陡門婦宣城人正德間夫婦居陡門中邑大早偕其夫行乞金寶圩夫與約曰爾止此吾往行乞得食當還飼女去數日不返圩人唐甲者悅其貌邀與俱歸不可遣妻孥數輩誘致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竟餓死

何氏泗州人父死家貧有不知名夫婦寓居州中與其母求聘爲婚旣至則徙居他縣逼之爲娼何氏不受楚撻持刀自刎夫婦皆逃去有司聞禮葬之其後

天旱人疑爲何冤所致淮安守詣祭其墓天乃雨正德中旌門

瑞州府通判姜榮妾竇氏瑞無城正德間華林賊來劫府榮時攝府篆倉卒授竇篆出禦賊賊突府解捉竇并其嫡子婦持刀脅之竇氏以身翼蔽嫡子婦肩被刃者數處輒曰寧殺我告賊某處衣服具在可往取賊取衣服竇懷篆藏於後園池中少選賊復至繫縛竇氏如前驅竇上馬竇不得脫沿途罵賊衆欲殺之賊首曰是婦媚麗且聽其罵至巢中落吾手矣同時被虜者有唐氏盛豹一父子竇因好謂賊曰君旣虜子可放父還歸報我主攜金來贖我也賊信之遣豹一還竇氏呼豹一私語之篆處曰歸語我家我命盡矣前行見道傍井假以渴飲遂下馬自投於井中賊驚嘆去正德中旌表

崑山縣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斷髮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爲孤孤亡吾死待葬畢耳偶聞外議諷之登車卽用石灰自瞎雙目居一年葬夫畢舉首觸石絕復蘇卽自置棺沐浴更衣臥棺中不語三日死

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與母貧居紡織爲業

里中惡少年王宰素窺覘之女自待端嚴他日母出宰踰垣逼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欄毀身終不移罵不絕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爲治宰罪

鄧閨秀新淦人生十五歸曾景昭卽能善事其祖姑若姑諧和妯娌間里俗爲商其家多金婦人則粉黛紈綺習惰侈閨秀衣布紡織日額額不休或諷其樸而自苦曰布素常也侈則爲妖麻臬婦功惰弗婦矣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剽奪淫污閨秀聞而憤曰狗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匿所生女僻處牽

其子從姑出走盜得之索其賄罄與之口爲姑與子請命賊竝脫之獨繩閨秀頸驅之行閨秀且行且哭顧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後人來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寡而家散楊無子獨一女幼而世華之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或語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家居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乃僦其夫鄰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盡設夫主奠酒饌盡哀召姻戚飯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相

之問不缺女長贅倩益脩整爲內外規

劉粉兒高郵人少許秀才吳作正德中作得末疾微殆私謂其母欲得聘妻而見之母往以意諭劉女初無難意遂與母偕詣作家入作臥內語移時作得見聘妻喜而病愈久之復思之而轉病竟卒女聞引被蒙首而內而臥家人呼之飲食不應尸歷然起盡其平日自爲之屬凡屬嫁奩者滿一襮使持送作家默默屏坐而已父他出以婦慙遣女女無異也好復其父其夜結束初合投其門前之市河死其父母昇與作合葬焉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遺妻劉氏子輝年方六歲親戚憐劉少寡諷使嫁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曰義姑塚

武進人朱昱妾陳氏昱無子陳事嫡妻甚謹嫡妻亦甚愛之亡何嫡妻死昱亦危疾綿惓陳度不可起泣曰主母旣亡主父臨盡妾年少也不免見奪孰若先之示心主父自縊而死弘治初旌表

潘聖姑錢塘人許聘孫登名登名卒聖姑聞計卽欲

奔喪守制父母不許遂毀粧垢面服縞斷葷閉門不出富室爭求聘之輒欲自盡父母抹甦久之登名母死女聞哀毀幾絕密於室中置飯一盂遙奠夫姑遂裂衾自縊鄉人祠之以勵女節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被獲悅其色欲污之楊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之楊罵益厲賊剖楊腹刳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史義姑許聘宜興縣邵一龍未歸而一龍沒義姑書中心不改四字自刺面上父母不能奪其志

宜興縣學生郭東山妻王氏早孀守節有堂姪英無禮於王鄰里勸救英長跽哭訴王倉皇不敢當英誤執王手王以爲污遂執刀截斷之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饑欲以二女爲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爲娼二女不從以死自誓雄強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旣三日雙屍挽手竝浮水面逆流而上衣鞵如故

熊氏女麻城人許于劉康康疾篤女割左股遺康康食之竟卒計聞女號慟必死父母多方曉譬不能解曰不哭於劉我終不生許之往哭劉絕復甦姑泣勸

之曰未適吾兒汝何必死女曰以股食之以身事之矣不死何歸以首觸柱而死萬曆中旌門

徐亞長者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畜於徐爲義子生亞長四歲添男死母以亞長還其主人翁去而別嫁亞長十餘歲勤勞井臼恬靜寡言笑居賤不免出入常有凜然難犯之色養子進旺欲私之不得一日主人翁使亞長雜穢于北洲之荳田進旺跡而強之亞長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被人牽輒自引斧斷之吾今女也身被摸索如此何以生爲遂投北洲江而死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靖中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無汚地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張隆嬌興寧人嫁于陳其姑有外行隆嬌請歸寧自縊而死詔書旌門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計卽日去盥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奮身投海賊急抹之欲殺其父母以逼其從女曰辱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齧舌而死賊憫焉乃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爲之媒蔣曰已從夫而致弟失所非仁也况能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爲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娶婦家財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暄之女永暄妻生妙聰及子四人而永暄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永暄妻痛不自勝歎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瞽妙聰朝夕奉事焚香籲天日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

身男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鄉人稱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山陰周氏女年十九適蕭山汪欽欽兄弟五人俱夭歿獨父湛及母在夜有劫盜湛起禦之遇害盜盡掠其貲去周號泣曰貲不足惜何乃刃吾舅誓不與俱生挺身訴于官不獲則走奏京師茶茹三年竟獲盜三十人斬于市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

月而寡次將歸傅氏而夫亡二女同築一垣圍屋數椽田十畝於垣內相守以居當種穫時父率傭以入餘日皆閉戶雖灌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復自爲塋死而合葬焉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槌綿爲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予美少年懼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佯出屬少年逼近之女覺給曰俟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業綿槌奮擊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既葬墓上草棘不生

江津人江厚妻秦氏年二十四厚溺死龜停山下秦至溺所號泣投水者數衆持之不果龜停之水洶急溺無獲者秦誓死不還臥水次九晝夜竟獲屍人謂誠心所感

巴縣侯節婦夫戍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刀刺心而死

興業縣民譚貴妻何氏年十八夫卒刺貞節孝順四字於膊事姑育子慈孝兼備後子汝萬曆中舉粵西解元

周楞妻應氏臨海人嘉靖中楞以姻屬橫連死無子應年二十五卽欲同死以姑老無依乃殯夫山垆誅

茅荆棘間績作自活所居比鄰懸遠豺虎魍魅日相
狎邇風雨祁寒或不舉火者累日偶得舉火卽以養
姑節口忍饑姑臥病十年起坐扶持如一日邑令劉
大直表其門歲給粟帛台守譚綸樹其里曰節孝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客老矣又嗜酒客嫗多
與惡少私客昏昏不省也嫗則從諸惡少攜酒客家
貞女初歸客子客嫗召貞女出拜諸惡少貞女不肯
則語客子曰夫日來我家者何人也而其口殊不及
正義客子曰是吾父好友也通家久矣貞女曰好友
乃如此若長大母如此不媿死也一日嫗與惡少浴
呼婦提湯貞女見惡少驚反走歸母家日夜哭母強
問其哭故語實居久之嫗陽謝貞女貞女歸歸則百
苦之貞女時時泣語客子謝絕諸惡少也乘間從容
勸客曰請舅氏少飲酒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嫗備榜
掠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嫗通貞女誘逼不應一
日直逼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巖終夜
哭泣自旦至暮巖與嫗恐事泄繫諸牀守之貞女哭
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斧
交下貞女曰刃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
椽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

其室天反風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狀嫗
惡少曰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縣令坐嫗死縣
有貞烈祠壇令暴嫗尸壇上毋得收其家夜收之雷
電暴至群鬼百數啾啾來逐始令鞠獄時出貞女尸
貞女經暑三月矣僵臥如生也其頸脅創孔有血沫
諸惡少籲天以祈免血乃從其兩腋出而貞烈之祠
先三日祠旁人聞鼓樂聲從天來火出祠柱中矣吳
人歸有光曰於是見節義天所護然天護之不能護
之使無害者何也

嘉靖四十一年倭陷興化城與難者四十三人其事

可哀其志皦如也庠士林觀頤妻柯氏倭圍城語妯
娒曰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
遂赴水死庠士林須恭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
賊強侵之劉抗拒刃割其腹同俘者見其屍仆地猶
手執視襦賊感動爲之具棺殮高翰妻翁氏賊入城
翁抱姑哭賊殺姑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
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
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乎伏姑屍大哭遂
被害陳復拱妻黃三姐年十七垢面冀免污賊獲逼
之梳洗黃哭罵奮前奪刀賊大怒拽之出黃且指且

罵賊劈之五指俱落仍刺殺之同俘者覆以青袍積薪焚其尸知縣鄭文煥繼室郭氏賊執欲污之厲聲罵遂遇害魚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城時卽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入營奮必死旣而夫釋獨留遂罵賊死歸殯之顏色如生知縣黃約妻高氏城陷抗賊死節庠士蘇繼茂妻唐氏城圍急指後庭井中謂臧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城盡室逃竄唐氏投井死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沒貧且無子忍死養舅城陷亟扶舅縋城舅老悻不能下乃垢面男髻扶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嘗舅請以身代賊兩釋之戒諸黨勿執其居庠士周大佐妻游氏城陷被執賊責贖金露刃臨之游無懼色值他賊過欲以金代贖游罵愈厲遂被害廩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賊入城卽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罵賊死庠士林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生縛而投之火中庠士鄭肇妻鄒氏肇被執舅引姑及鄒匿鄰舍天明賊獲之逼使前鄒奮曰死卽死不可前也賊怒刀刺洞胸血被地猶屹然坐姑驚號賊所姑頰愈憤罵激烈賊刺其喉死庠士宋茂淳妻張氏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詈盡碎其具賊欲刃之

受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牖出抱乳兒下井死庠士
李啓謨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雞埭中覆以麥
草與二女赴水死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
經死張與采被執賊屢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
火死朱年二十五張年二十李塗妻陳氏塗嬰疾陳
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罵賊投水死庠士鄭
日新妾蕭翠環與其婢同爲賊執曰吾必死之卽以
所生子付其嫡妻旣至賊逼之不從佯欲殺之卽引
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曰何自苦乃爾怒罵愈厲
賊刃之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勵節城陷死焉

林文鉞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賊欲刃之孫
廷準曰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
縋城遁入山聞夫許不食死準弟廷漑以護幼弟出
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氏適被繫亦自投白馬潭中
黃懋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賊見而悅之給以更衣
自縊死王大勳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姑老自吃糠
覈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婦朱氏扃
門燔死吳應桓妻陳氏年二十七寇獲之大號曰一
死便休從汝虜耶什地不起賊斬之黃士寵妻陳氏
士寵宕子也陳爲俛拾仰聃生有男女矣而士寵沒

服闋舅姑欲嫁之涕泣跪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夭
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無
辱則魂魄不媿竟被擄赴水死郭景順妻何氏年二
十五猝遇賊勒之不從欲兵之曰可死不可辱賊五
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諸婦時
冬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媢罵祈
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
蕭方入城若濟遇害計聞蕭哭投江橋死阮有道妻
黃細娘居海上聞倭警攜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
水死有道從弟道充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俱二十
餘蕭奇烈奇照兄弟也其二婦皆林氏同孀共節後
至城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嫠居十年不可辱也當求
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縋兒城外投城下從之奇烈
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奇
烈妻被傷仆地力護其兒居月餘亦卒雍士憲妻林
氏倭臨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
代賊見林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給曰不
須縛也願自行賊信而解之遂投河死陳在良妻方
邵娘城陷與姑若夫出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
賊逼之邵娘罵賊投河死林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

從賊怒割其左耳罵愈厲復割其右耳又復罵賊大怒割鼻逐之劉氏二女被倭擄繫人知府林介祠中倭飲而酣遍視繫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年可十七八有殊姿倭先耻姊姊厲聲曰我家女也肯污賊倭莫知云何詢舌人具以對微笑命怒之曰若從我終當詢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知其不然以姿故乃撫背作款語狀女雄視罵益甚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卽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大罵曰我姊爲汝死我豈汝污夷雖不辨其音然見其色厲甚露刃脅之女不爲動曰死卽死倭無可爲計欲強犯之女知之給舌人曰吾固願從姊屍未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倭聞譯言有喜色身負薪爲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恚甚連創其膚殺其被逮四五人以洩怒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質以索鏹陳氏遍過宗人無所得乃自入虜圍請代告賊曰必放夫出鏹乃可得逾旬河不至賊以爲給已引出割其乳立斃西門女子者賊至匿西門涵竇中賊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色如生但頭微俯如支頤之狀二卯女姊妹也賊欲污姊姊厲聲大罵值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舌去溝頭池嫗者賊將殺一男子嫗固抱持云夫也賊奪而殺之嫗拊屍裹血哭移時亦被害北門嫗者賊殺其姑抱哭同死水關旁女子者賊執之罵賊賊斷女子舌寸斬焉後村婦人者容色甚盛不受賊汚曰請受刃賊戀之置之房乃自垢其面請死甚切賊不忍復以火燬面皮決之如癩賊舍之釘壁女子者抗賊不屈賊釘其手足於梅峰寺前之壁間以死槐樹下女子與父同執賊欲就女取贖金女曰吾女流無能爲也可放吾父賊出其父女遂代父死衣紅女子丘家女也容色麗都賊往西洲得之厲聲罵賊死

李遇陽妻董線娘浦城人遇陽畫史也以宕子游江湖間去之二十載方歸歸數月輒復去此時舅姑咸年踰六旬而夫兄不事生業所以養舅姑皆自線娘十指出而自後畫史之音信絕矣舅沒夫兄潛與姑詐爲夫書囑之改適線娘痛哭自縊姑憐而止之嗣是家日窶夫兄出亡線娘養姑不懈姑歿典衣襄事歸家依其兄嫂居或日不爨爨亦不飽也萬曆中乃知畫史贅馬瑚府富人家挾貲至千金前一歲物故線娘號泣曰死吾不媿矣遂不食死年五十一貢士游銓妻張氏政和人適銓奉匱沃盥有賓案儀

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已嫁季方笄也嘉靖季寇發建寧張氏慮且莫測數提誨其季女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憊者歟張曰婦聞士尚其節必崇於夙女愛其身必明於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居亡何寇攻政和陷之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頷之卽赴井死張隨之閱數日賊窺井出骸割其帶橐中簪珥得金數十時銓與其兒俱被執于郊外銓幸先脫後賊拘銓兒押之赴家恥賞視其母妹則旣死矣賊知其故亦相愕曰維母與子各挾其貲可以得生何弗爲也烈哉烈哉覆之以衣而去萬曆中旌門

謝婦李氏崇仁人幼許聘謝芟九芟九商於楚數年不返李旣笄以家貧歸謝與芟九未一面也踰五歲芟九書來曰已他娶李氏矢志自守家人知其不可強遣之歸寧父母多方諷之亦不語自歎曰一馬一鞍天定之矣其父田夫也不克成女志私以許人李聞之自縊死

趙尚貞江華縣民趙志倫女幼聰慧嘗辟繡燈下聞

其弱弟讀孝經因通書義一日父取官給諭民歌聖諭解說帖壁上尚貞就讀至婦職婦德之條聳然有悟隆慶初富川苗賊數十人至志倫家虜尚貞去尚貞怒罵臥地不行賊割髮恐之罵言愈厲賊繫頸拽之尚貞乘間抽賊刀刺賊肋群賊大怒斷其手足支解以去時年十八萬曆中旌門

胡氏衡州人年十六適庠生謝恩賜恩賜讀書鴈峰下遇方士授之丹術謂仙可立致絕欲養生父母不知也為娶胡胡善事尊嫜敬奉夫子內外咸宜顧未嘗一接枕席居二年母始知之泣謂恩賜曰吾子惟

汝奈何不為嗣續計不念新婦獨不念二老人耶恩賜終不移而胡無幾微見顏色又八年恩賜死舅氏繼之胡哀號累日夜亡何姑病亦危顛天願代姑幸無恙憐其尚處子也為奩具欲嫁之胡大慟曰新婦去姑誰與養既醮矣可再乎仰天誓死姑見其誠乃為恩賜立嗣不半載所立嗣亦死姑慟欲絕胡朝夕侍曲為解譬姑安之姑以壽終胡喪葬皆如禮方廷淮妻侯氏樂清人家貧甚僅有長凳一每食不敢與夫竝乃跨卓其上與夫對食如賓攻苦茹淡家益以饒

郎曰賢淑之女世之所不易得見也存之可以輔世道貞之與烈郡國志比比有乃其事雖甚難而跡多相類余又不勝叔焉蓋於此有幸不幸矣若夫深山巨野之間奇節艱貞不登於君子之載至泯泯乎無焉烏可謂無人哉則又余所不得而叔者也

去故籍

無恙其尚矣

蘇文財京觀累日交可

與終不終而世無幾其願也又

或宗何不為信不念深激固不念二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雜記

紀綱臨邑人為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嚮輒先發之王日益幸綱以為千戶既即位擢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既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為忠警效無間即淇成諸公見綱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為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謙春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一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上久亦頗疎之中
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
按驗俱有狀卽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史院
狀綱罪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儼薄駟僧陰斂陽
卻攬秘蠱尾包藏虺心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
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艘牛
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立槁卽獄喝持大
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爲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
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取交趾使
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貴等第舍
莊宅十七所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二
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浚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
二白金鞍轡二從籍故吳王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
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眞保道眞吉祥
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
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
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
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
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
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煞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名山藏 卷之
道姑陳姿首欲買置媵爲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內
持纒纒祿首腦裂祿懾不敢語恚都指揮啞失帖
木不避道誣持其冒賞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
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恥良家子十八以下
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試可令出待歲
綱輒簿錄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
沈秀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爲
人把持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
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願得
從贄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
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謚
文度吾後庭未充爲我徵吳中好者不爲數文度因
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
當端午上射柳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
折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旣射綱謬不中瑛折
柳鼓譟竟射無敢糺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爲天
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罪
萬死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等比周爲誣罔亦
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於天
下

名山藏 卷之 一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爲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
者爲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繫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旗較達杲數捕告謗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
爲賢然杲已爲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杲爲人陰賊懼
害亡所避事爲上緝察中外撫拾羣臣細故濫及無
辜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
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
不安杲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干以私上益
德之其官與達並杲念故爲達所逐棄時時欲害達
達惴惴幸自保而已杲旣爲上伺察石亨曹吉祥兩
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杲以叛
杲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及其繼
杲乃亦欲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曹欽誅後上居常
不自安內借達爲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達曰達杲激叛曹
欽以有東華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責之
術求親於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爲然分遣官較行
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於僚庶上以爲能至

與學士李賢竝委矣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達所繫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囚不承輒稱
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爲奸利念一時能言已
於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語具彬賢記達
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什錦衣之門扉中
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憲宗卽位以典璽局
局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調之邊衛達既得罪訴寃
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浮於
謫譴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鞫之左都御史
李賓等上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
屢興內直垂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較
驛騷子弟交通爲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一是上命
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罪亦如之
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詔謫
戍南丹而達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雜記二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臍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僉事其伯父巖亡子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

名山藏 卷之十一
三
已巳之變亨坐不援虜與總兵楊洪並繫獄虜至京城下景帝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殺虜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彰義門更與戰虜潰追及清風店虜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虜人以為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虜中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兵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此之時于謙為本兵亨與楊洪為將皆一時朝廷所倚虜人稱

亨曰爺稱彪曰王也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出與張軌張輓陰約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上殺之上即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而文武百官奔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

賂入白上學士大夫有惡於亨者言上輒得罪上嘗
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彥敬進上問誰也亨道姓
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議上立
擢爲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
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爲請以爲
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尚書矣亨出曰一遷
尚書何所不可乃再待耶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
爲暴橫也而內故不相能會上使亨搗虜延綏御史
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上頷之亨從延綏還
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我與公何可不結
驩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於上陽辭
解兵柄以動上哀憐上爲調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
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三十五以下者悉外調
會以天變已亨日於上前言事上悉可其奏人愬百
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卽言臣當時舉事
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付
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豁五軍營軍物故老
疾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
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若數少者請毋送法
司聽臣決治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

名山藏 卷之二 二
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命
闡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
工部爲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
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
知恭順侯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
孰敢然上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
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
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業
以亨功一再遷爲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遊擊將
軍警虜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犯禿
王搦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上封
爲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屯賀蘭山後使彪
往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野馬澗
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酋鬼力赤
平章生擒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駝馬五
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上命贈死賊者都督僉
事周賢官召彪還進侯加祿米賚金幣然亨雖驕恣
尚麤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險譎矜詡矣彪在大同旣
誣陷都御史年富復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
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

屢召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斌等五十餘人詣闕乞
留爲鎮守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
王益疑之下彪獄使鞠斌等杲然彪所使上下諭文
武官從此無得輒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
錦衣指揮僉事遠杲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使諒
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予亨病告調其家屬寧等十餘
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杲與錦衣指
揮使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鞠彪獄得其
繡蟒龍衣違式寢牀亨私遣義男後衛同知瑄出居
庸市木兵部召瑄不得向亨索亨佯不知臣今直使
人自大同械至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同擅乘官馬
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參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
代王增歲祿彪言王臣與父亨爲王請王長跪謝彪
因索王伎奉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延款至暮送香
囊等物彪還京師隰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餞玉
林衛軍一女美彪强污之耻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
彪繫之獄竟瘐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上命
亨閒住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遠杲上章言忠國公怨
望益甚其姪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爲民後日
與亨造怨謗爲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

名山藏 卷之三 五
同知杜清其云土木杜也邇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
火亨畜無賴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觀其心怏怏且不
軌上曰朕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
生他望錦衣衛其執而廷鞫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
莊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羣臣致書諸王使知亨
負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
疏其罪榜告天下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伏誅始
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僉事張通者嘗與同僚
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
人告之張公賄我祖孫竝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
欺君耶且吾亦甚貧卒辭亨

曹欽太監曹吉祥之姪以爲嗣子英宗論吉祥迎復
功封欽昭武伯其兄鐸弟鉉及其從兄鏞皆累官都
督而一門盡富貴曹吉祥者不知始所以進正統間
征麓川及福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
多選達官騎射以從以能有成功爲人煦煦小惠諸
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爲之請恩澤其迎復英宗皆用
其力以成事事成之後與石亨竝賣官鬻爵爲奸利
於上前多所求請亨旣敗凡繇亨冒功者上皆令自
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繇吉祥冒功者獨見庇

名山藏 卷之二 二 六
錦衣衛指揮僉事逢杲者始亦繇吉祥進既爲上覺
察石亨彪復覺察欽吉祥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亨
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犒諸達官金帛倚爲腹心
諸達官亦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後其後相與爲死
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宦
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
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悒悒有異志未
有以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郡貿
易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逢杲奏
捕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箠楚之幾死科道官
聞而劾欽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罰無
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昭武伯欽家人
百戶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
追獲箠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
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
欽赦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顛縱干犯憲常
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上之誅石彪
也亦下諭羣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逢杲伺
欽甚急會是秋虜入西北邊上使懷寧伯孫鏗統京
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上命掌欽天監事太常

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爽土視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我輩復爲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鏜昂等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遂以其夕飲諸達官酒厚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鏜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完者禿脫脫呂數人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罅急聞上上止開門縋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從席上亡去殊恐遂號召其死士先馳至遠朶門朶正出門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深方頰著靴鐸刃砍深肩破其身爲兩長安街中甲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爲征西軍旣知各悻散而庶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之戶外之呼洵賢驚慌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刃跣擊賢背少選欽提遠朶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遠朶必欲譖滅之耶朶

頭在也今日直爲此人賢曰此人魚肉人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卽可誠告之主上欽曰公可爲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翺處借紙筆爲欽書奏奏成與翺投入長安左門罅門久不開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岸輒以壘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與尊公作碑文耶因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欽乃與鐸他去索馬昂是時廣寧侯安亦被傷而天已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軌若弘曰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諸軍毋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懷寧

伯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亦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鑿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覘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伯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伯子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益懼率數騎還攻朝陽門不

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雨甚夜竄歸懷
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欽猶戰數
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卽予之皆奮呼入
欽投井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親黨同謀
者一空是夕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
市并追磔欽鐸鏞等以狗籍其家伯顏也先湯序馮
益等皆伏誅餘黨竝落官職流嶺南追封瑾梁國公
贈深太子少保并予諡軌百戶世襲加繼宗太保安
太子少傅賢翺昂竝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
卿鏜進爲侯陞弘千戶琮加祿歲二百石進馬亮阿
的納等爲右軍都督僉事竝加官賞有差而楊瑛亦
贈爲編脩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
誅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先見欽貴盛絕不與往
來欽欲爲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以父籍較尉從睿皇帝於興
得事世宗興邸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
揮歷都督僉事掌衛事爲人謹信識大體於上前時
有所解釋而炳少以力幹強敏稱登武科襲父官世
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倉卒火宿衛大臣皆遲至獨
炳直宮門負上出火中上德之不欲顯其狀車駕還

京詔掌衛事存加都督遂以驟貴嘗捶殺兵馬指揮
爲御史所糾詔弗問也炳嘗與其父黨同列炳陽敬
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善事閣臣以此日益重
閣臣言有寵炳謹事之言亦愛而睨炳亡何御史糺
炳亂鹺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
炳大驚行金三千解球不得長跽泣謝乃已從此銜
言刺骨矣言與閣臣嵩爭寵不勝免炳謀嵩發言所
與邊帥關節書言坐誅嵩從此益引與計咸寧侯仇
鸞用事初與嵩好已相軋密奏嵩父子不法事而意
憚炳炳外曲事鸞內出重金帛探得鸞陰事鸞病且
死發其通虜狀鸞死上怒斲鸞棺僇其尸加炳少保
兼太子太傅歲支伯爵祿而嵩復繇此得幸炳選用
衛士緹騎皆京師中大豪多布耳目所睨眦立碎中
貴人馬廣李彬皆握重有氣勢炳前後訶刺竝坐下
獄死京民貲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
用耳目諸豪小有犯亦卽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上
言上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拔寘與同列亦以此畏
而爭慕趨之至士大夫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炳
緩之不令卽死俟上解卽貶謫出金錢爲治道里飲
食費炳武舉出吏部尚書李默門默所得大用皆炳

於上前陰推之後坐誣死上意叵測莫敢弔者炳經
紀賻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戴星
出入與嵩及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盤據相重
益揣合上意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官詔成國公朱希
忠等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賜在外乘
肩輿禁中得馳騎食伯爵俸炳益遴驍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脅超乘跡
弛之士以千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
部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攬文武諸曹
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

交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
之三四炳所蓄金珎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
妾紈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備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
田店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閭中貴
人亦以萬計諸閣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爲驩而又
以其素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爲
指揮僉事穆宗卽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郎曰石亨清風店之捷李夢陽所謂賦石將軍戰場

歌者也

夢陽詩曰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巳年間
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族尚帶勤王字憶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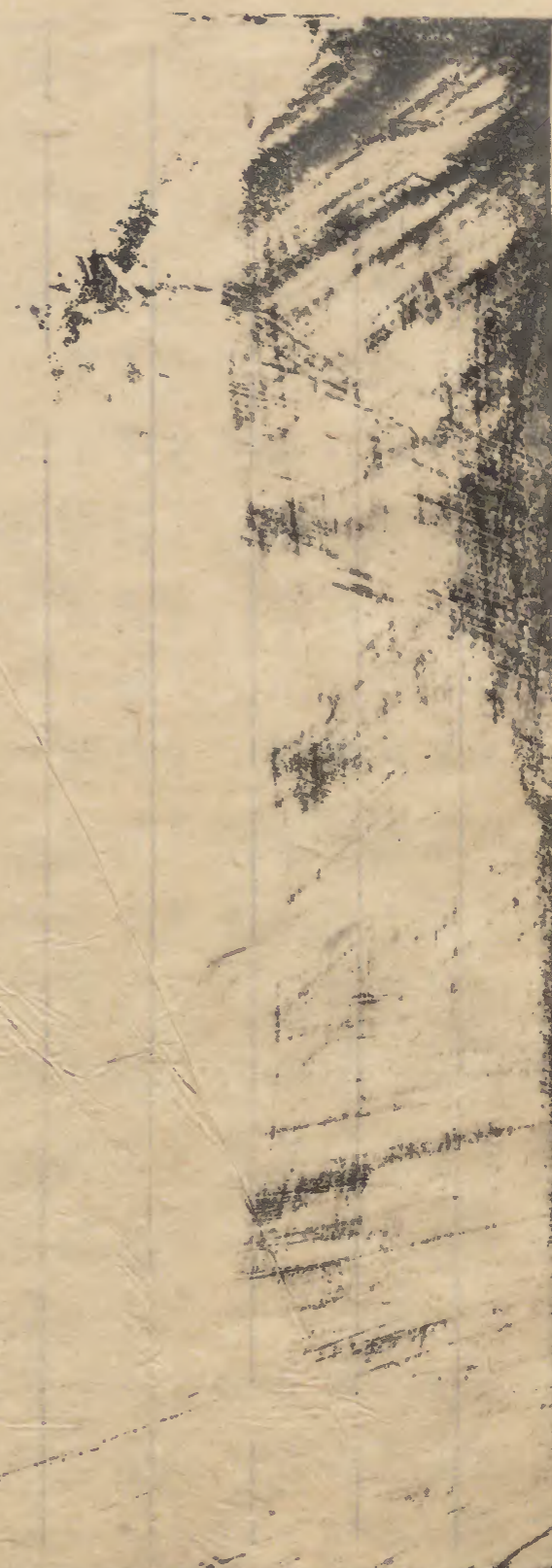
臣林雜記

七

臣林雜記

七

蒙塵實慘怛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荆關頭晝吹角殺
 氣軍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烽火夜照燕山雲
 內有干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將軍若雷電天清野
 曠來酣戰胡廷既失紫荆關吾民豈保清風店牽帶
 負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牀頭伏鼓角野
 人屋上看旂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草與蒿
 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
 掃父子英雄古今少天生李晟為社稷周之方叔今
 元老單于痛哭倒馬關羯奴半死飛狐道處處懽聲
 樂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師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
 朝郭子儀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
 落日古骨白沙礫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
 馬坐望居庸口却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黃都
 乾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
 士楊石齊名天下無嗚呼楊石
 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
 予讀而悲之亨威名
 震主不知挹損以及於難彪誅一時稱快久之謂朝
 廷失驍將焉曹欽雖叛臣哉激起於遠杲陸炳與嚴
 嵩通賄亦頗有所保持貴臣常禍傷於寵所從來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雜記

李孜省南昌人小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
 義何興以祈禱術見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為
 言官所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通政司右通政
 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
 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籙諸書
 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
 事恃恩驕恣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

皆被謫攷省益自肆遂并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脩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璉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論主事王範翰林侍讀學士焦芳脩撰曾彥編脩王勅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譽望之士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矣攷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攷省罪大不敢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攷省不勝拷掠至是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爲家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武宗能左右手拓弓武宗悅之賜國姓爲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敗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旣典詔獄權益重伶人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爲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

辭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寧內
侍上外招權納賄卽諸大臣造謁恐後諸司事必關
白之小艱意輒遭其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
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爲鎮守總兵若扣以危急
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爲父寧使
岌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
閹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
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
遜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
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爲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
衛千戶注與寧有連有警者善歌出入注家警者之
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鬪者死鬪者家訟
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
纘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署郎事卽據衆證成獄
注求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
卒例有供食錢後給卒獄囚羸糧移供食錢爲公費
沿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提牢者
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羸請窮
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及兩侍
郎造寧謝寧佯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

始詣刑部麟及兩侍郎與注揖拜若賓客讞大理卽
報允寧乃寢囚糧事不治調懋德桂爲州同知而兵
部尚書王瓊者故著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武宗
飲酒與寧輩相懽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言官論及
寧輒忿曰恨不手刃此奴瓊聞致澤其家匿寧屏後
故言寧激怒澤澤復大罵寧寧銜之澤旣致仕以處
置土魯番事至欲逮繫籍其家竟傳旨罷爲民然寧
雖熏灼傷忤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賣鈔竟不
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亦有德寧者寧旣
得寵甚子永安六歲爲都督下至走使養子授錦衣
衛指揮及千百戶者十餘人寧與銳念富貴已極上
無子欲結一強藩爲地寧庶人宸濠久蓄異志外有
賢孝名他日取嗣上必寧藩子宸濠亦私結寧銳兩
人寧銳爲宸濠復護衛屯田之數且令數進金銀玩
好於上日泄上動靜於宸濠宸濠謀出旨召世子司
香太廟爲它日地寧不敢言上念無以荅其求意以
玉帶綵幣附其典寶銳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屬
服緋稱賀凡宸濠府中人入京師者皆主臧賢家有
所賂請繇賢達寧其進金銀玩好又繇寧達上於是
諸大臣多受宸濠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爲多會銳與

寧有隙欲有以傾寧而宸濠脇求撫按官保其賢孝以求褒旨卽撫臣若孫燧按臣林潮皆爲上奏御史熊蘭者南昌人也宸濠時時虐蘭家蘭欲上變不敢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銳儀備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潛發寧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黨姓名授御史蕭淮銳先入言上而寧未知也方約求見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上上不應毀蕭淮上又不行寧心疑旣上使太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上繫宸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衣衛獄私馳報於宸濠歸罪臧賢賢謫戍邊行未百里使狡僞爲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南征畱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旣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進問止之使董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狀上曰黠奴我意之卽令羈管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俘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世宗卽位磔寧市揭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子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者宣府人初爲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大同遊擊將軍隨總兵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爲功賊平得大賞時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不可詰旦竟內降於是錢寧言彬於上上召見彬彬爲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詡上悅之以爲左都督賜之國姓畱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麒名叱之彬竟陷麒榜掠至死於是左右皆畏彬彬時以武事歆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或時爲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爲外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上請創西官廳上以彬爲提督彬乘上喜益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名入豹房亦賜國姓爲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雖與彬表裏擅權然寵出彬下彬於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獵近郊竝上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請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

名山藏 卷之三 三
彬爲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
彬時時夜入人家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爲薪
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而虜寇陽和轉掠應州上
與諸將擊之尋引去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竝官錦
衣指揮而琮周皆爲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伯
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
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爲副上還
京數念宣府不置稱曰家裏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
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令邊
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吏縱死
囚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具疏請迴鑿指
切彬罪擬長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拷斃于詔獄居一
歲復導上南巡羣臣皆言彬上示以羣臣奏命杖之
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張忠
贊南征旣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戎服出城前隊
俘凱歌入旣上復欲幸蘇浙湖湘南京諸司伏闕諫
彬又欲言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上亦罷彬簸弄威
權冒竊名器導上數歲間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
者皆欲食彬之肉彬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
倚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

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比日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名致仕尚書洪鍾令傾貲謝恩羈鍾別所趨其家營辦其橫如此武宗寢疾彬猶改團營爲武威圍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惟懼慮彬旦夕及宮車晏駕楊廷和以末命請散遣邊兵分兵就賞次不屬彬邊兵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成服稍稍分布腹心東西北安三門衷甲裹糧出動息京城市間人馬夜介然有聲人心洶洶謂彬一久矣會楊廷和與司禮監魏

彬等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乘間言魏彬請除之因與太監溫祥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春安吻太后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鏊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祭畢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鏊共飯於宮外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曰皇帝安在安得旨乎批門者門者擁之長隨十餘人追及執而拔其鬚城中觀者塞衢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拏江彬朝安穩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罵彬曰早聽我言寧復至此方彬執時百官正哭臨思

善門吏部尚書王瓊忽失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
被執其所遣千戶旗較未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
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爲彬所格藏私第者
亦搜得三十餘世宗卽命法司鞠彬反形已具命磔
于市周琮與其三子皆誅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櫃
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櫃櫃二千金銀珠玉首飾
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嘉靖二十年給事中戚賢劾郭勛逞肆兇狂
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田園甲第吞併徧于
京師水運陸輸掊剋及于天下勛疏乞罷上優報之

已與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陳言言邇來勳戚
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賂地錢擅科私稅
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卽挾以官刑幽繫私
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參當禁得旨令
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覈勘未覆給事中章
允賢復言皇上側身脩行特咨民隱一聞臣等豪強
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卽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
十餘日遷延不舉畏豪勢慢朝廷如國典何得旨勳
戚私開大店橫索民財白晝大都敢于公行作姦犯
法該院旣已參論必是廉得其真如何遂巡畏勢久

名山藏 卷之三 三 九
不回奏其亟以實上于是院以五城御史車邦祐所
覈京城內外諸勦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勦事跡爲
多因參勦驕貧恣縱請勅錦衣衛逮其奸黨惡少孫
澧等上曰國家權貨之法自有宣課等司先朝權奸
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卽位初年已經降
革治罪勦等乃敢蔑視國法廣置店舍幾千餘區濫
收無藝用官刑阻絕經商暗損國課奸黨惡少其悉
逮送鎮撫司拷訊令勦從實陳狀旣而副都御史胡
守中復訐勦以族叔憲理東廠刑而以後府監獄侵
虐無辜甚衆得旨勦朝廷自有處分憲已辭退餘犯
著法司一併拷訊勦疏辯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
壇索地錢所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勦辯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
弊多端乞勅團營提督文臣與勦臣同爲派撥上允
之命給以勅勦私心不便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官
復參其抗肆作奸植黨勦疏辯中有臣奸何事臣黨
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惡其不遜責
王廷相扶同抗違不自奏白令從實對狀革廷相職
爲民于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遂盡發勦奸利事
且言其交通張延齡者上方惡延齡令錦衣逮勦送

鎮撫司併問加時俸一級尋念勛舊勞令衛司釋刑具卽問奏處分已鎮撫司參鞫具奏奉旨送法司擬罪當紊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可其奸黨惡少孫灃等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頃之上復諭法司胡不如言官劾疏詳列勛罪者于是十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司指揮孫鋼刑部尚書吳山所司郎中錢德洪本科主事馮煥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罪得旨下鋼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勛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凡十三事并列其使孫

鋼拷殺官軍多命詔竝下法司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何以厭服罪人之心且旨令衛司寬刑散収如何又敢違旨卽與不領勅者罪均德洪下鎮撫司重加拷訊于是法司集官會訊始盡依科道諸疏所指悉從供實應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論死孫鋼比依官挾私故禁平人因而致死者律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勅令法司詳議孫鋼處絞如律家產沒官馮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爲民孫灃等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產沒入久之勛子守禮請襲侯上許之曰郭英勛戚未可便因凶嗣

名山藏
卷之三
三
二
廢祖功

仇鸞寧夏人祖鉞以備卒給事總兵府便嬖適總兵意遂令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將軍安化王寘鐸反鉞屯堡在外自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城中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也遂帥師歸垂毀解甲入見卽稱驟中風風甚不能出指揮周昂丁廣者從寘鐸反就鉞視疾問計旣出頗疑鉞疾無狀謂其下曰明日再來省仇仇不出相與入殺之其下以告鉞度衆心動可轉與成事謂僕曰昂廣來則撲殺昂廣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甚喜

立庭中與語及事方手茶相盤辟僕立搏昂廣斬其首遂提首示城中城中兵皆反正而寘鐸就擒封咸寧伯以總邊軍滅流賊進封侯予世鉞慎事人江彬用事諸將黨比多及禍鉞獨以侯終鉞死昌疾鸞嗣侯長生鸞小字也兵部尚書彭澤爲名鸞字之曰伯翔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第而澤爲鸞延譽公卿間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爲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蒲伏見珣不聽鸞遂劾珣上責鸞輕傲召鸞還其後復總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承天再爲河西總兵加宮保坐與曾銑構

下獄及銑自下獄鸞自獄中訐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鸞鎮守復宮保如故有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侯榮者太原伶人二人便巧可用鸞嬖之鸞復多收陝西兵之爲通事者用爲耳目屬虜逼大同鸞念前將敗則大驚義榮曰主公無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卽爲鸞持貨幣走入虜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卽過大同毋入也俺荅受義榮貨幣遺之箭燾以爲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義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爲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

卽作奏臣偵虜東行且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爲防守惟上之所命而上壯之詔鸞留壁居庸關聞警入援鸞卽露開市意於天子言諸邊虜患宣大爲最絲虜巢穴在我邊內我有墩臺虜割守之我有軍士虜與往來交通虜得我逃民叛卒輒撫安之虜齒浩繁百事內仰求之不得則必入寇彼聚而強我散而弱彼以撫安我叛卒逃民知我動靜而我坐而昧彼事機是以每歲深入無不得利往歲請貢廷議未定前將周尚文乘其効順私與市易虜稍如願得不入寇夫與其使

邊臣私通於下孰若朝廷明賞于上如皇上霈然發
詔令與遼東甘肅薊州喜峰一體互市彼且世世爲
外臣比於邊軍吏自相結納者功相萬也上是鸞疏
而馬市之議自此始矣居頃之虜果繇薊鎮攻古北
口入犯京師上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
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西向前
鋒七百騎至安定門外鸞不能戰尾之而已珏邀虜
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匹鸞卽以聞上上喜謂
鸞功卽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
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鸞尾虜至東直
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是時巡撫保定
都御史守謙亦帥師入援上亦擢爲兵部左侍郎乃
守謙慎戰不敢直犯虜上益謂鸞能矣先是朶顏三
衛夷索賞亡厭薊鎮都御史王汝孝出境撲殺之諸
夷怨遂引虜數盜邊虜之此來實朶顏引之虜故稱
朶顏軍爲遼陽軍也乃鸞所部通事輒自詭遼陽軍
辮髮胡服掠京南諸處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則捕繫
之上捕繫儀曰大同兵首先入援卽有犯出饑疲爾
何窮之兵部尚書丁汝夔承上旨下令毋得捕治大
同兵也而民間終以爲遼陽軍汝夔女婿方爲遼陽

名山藏 卷之三
三
軍將汝夔又山東人民卽訛言汝夔庇女婿私其鄉人而民間苦鸞兵過虜矣旣虜西還鸞出兵尾至白羊口白羊守將扼之反東還鸞軍猝與遇大驚散鸞更道虜死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旣還朝上加鸞太保兼太子太保而汝夔守謙誅矣於是上奮然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以鸞爲都督使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協理之故翰林編脩趙時春主事申旆知兵事起添註兵部主事爲巡視凡鸞所言上上無不從者賜範金圖書得密論事而鸞始謀軋大學士嵩卽大受

軍諸將賄賂奏起之益張虜勢陝西人多知鸞通虜者鸞恐發覺因言頃者營制一新臣仰嚴旨欲大振往時玩愒之習但恐人情不便或興搖謗乞責臣等毋有所避并禁戢流言者上許之復許鸞自舉戰將不必繇兵部必驅虜三千里外如皇祖時鸞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經略名臣赴宣大適中地伺虜動靜爲進止必不貽皇上北顧憂上喜優答之示鸞對於兵部頃之申燧上書言戎政事於鸞暗有指上示鸞鸞言上上下下鎮撫司拷訊遂革巡視官其明年馬市議成使經略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

名山藏 卷之三
繼盛諫阻坐斥爲狄道典史矣而鸞尚於上前大言
謀擊虜其所言調軍卒脩車馬皆誕設非計然兵部
不敢盡阻鸞說而上更命悉從鸞鸞不能發一矢向
虜虜藉市往來無忌所市馬要以瘦老鹵獲不可生
者卽獲段布數十萬厭飫漢珍美酒果官寺有司廩
餼稍拂意輒闕詭黠者易漢人服入堡姦婦女邊將
畏而不敢嚴虜虜小入閉不聞軍士拒死虜者抵死
之矣我有叛人蕭并教虜擾邊鸞旣不能發一矢向
虜則與史道賂虜以求芹虜送芹來鸞遂言時義縛
得之以爲義功義得陞指揮僉事而鸞加太子太保

益祿及廕矣時中朝皆知與虜市非計顧上寵鸞深
不敢有所言虜更言貧者無馬可市徒有牛羊請以
易菽豆於是朝議皆言虜無饜不可許鸞乃請戰而
上名史道還其秋八月鸞又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
有奇費戶兵工三部夫馬糗械各數萬赴白羊口閱
關隘又不敢直趨虜則言朶顏引虜入犯請移兵先
征之總督何棟言鸞此行費軍興數萬爲征虜也而
暇移力於朶顏鸞議格居一月還會我有導虜叛人
哈舟兒陳通事遁入朶顏棟誘而擒之上亦論鸞功
加太子太師益祿予廕而其明年虜數盜邊朝議籍

名山癘 卷之三 三
籍咎鸞鸞益謬言每鎮選敢死萬人待臣戰虜入犯
令諸將毋過縱其南臣死戰於內出精兵外搗夾攻
而破之兵部尚書趙錦駁鸞說畿輔也可使虜衡行
戰之捷也都邑尚震驚若其不捷將如之何頃之虜
犯大同益數鸞不自安請往征上問嵩嵩久與鸞相
失幸暴其敗缺卽對宜從鸞言然必擒斬虜酋始得
論上功上怒鸞曰零賊耳第調兵逐勦之居有間虜
大入指揮僉事王恭死馬上諭嵩以示兵部兵部尚
書錦言臣智識寡昧不能仰副陛下靖虜安邊至意
運籌調兵食審虜情機臣事也大將軍鸞所調兵總

三萬八千諸路梟銳略盡此而宜大額兵十二餘萬
不在此數殄絕兇類以報陛下是在大將軍上乃命
鸞帥兵至大同車馬糗械復半前秋之役會虜戰泥
河鸞家丁先入其巢軍敗賴遊擊時陳殿得逸參將
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還而大學士嵩益言鸞
不戰非計上傳示鸞必一大創虜鸞反言前月兵出
泥河斬虜首二十餘坐遊擊陳參將安不勇未大捷
臣當秣馬礪刃收犁庭功鸞在大同與其家丁爭姑
守備沙潮不善事鸞鸞挾苦之潮自刎死邊人惡焉
居一月上言臣出師鎮川堡至貓兒莊虜伏起溝下

名山非 卷之三 三
我軍雖有死傷顧斬虜首五級獲馬三十因爲諸將
請賞兵部尚書錦言出師伐虜當取全勝非若羗胡
起轂下奔應之者得血戰爲功也上曰諸將暴露賞
之更大賞鸞而以虜報急名鸞還止勿調諸邊兵鸞
復不自安乞罷不許遂歸亡何虜報復至鸞疽發背
請輿疾赴軍上知鸞不足恃止之詔納還勅印以時
陳代鸞而大學士徐階遂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
驚命錦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左
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銖兩顧欲卽發鸞尚恐無案
驗令人誘義榮亟亡入虜義榮信之各亡去炳使人

遮擒之乃言鸞鎮大同時私通虜遺貨幣諸物虜亦
與鸞箭囊爲信契義等久承遣往來今懼發亡虜中
欲引之入犯是爲鸞死前一日上大怒而鸞已死卽
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當謀反律宜追戮詔剖鸞
棺梟鸞首傳示於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
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
惡悉發遣發配有差而炳以此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矣給事中郭鏞言兵部尚書錦故自大同巡撫召入
爲本兵緣鸞進光祿寺卿董懋中向爲職方郎中竝
與錦曲意事鸞旣見邊事日非敗形露乃外稍示抵

牾持兩端顧其誤國朋奸不可一二數上曰朕亦知之令錦充軍極邊懋中發口外為民而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皆坐竄其子姓籍伍中冒功為千戶廷朴削為民鸞以口辯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國朝八佩將軍印者惟朱永仇鸞兩人而已

享和癸亥

望月氏藏弄

